

歸

田

瑣

記

歸田瑣記序

位官而心泉石者其曼倩之所謂大隱乎  
蓬蒿而行藜藿與使溷跡於春廡埒名於枕流情則逸矣  
非幹濟之才垂纓縱拖青紫振藻雲路剖符要津已彭彭  
其莫齡猶戀戀於華廡伐則洪矣非恬退之操夫唯身居  
魏闕之上心依衡宇之下如吾中丞師者斯真能兩全之  
者歟公以十五世之華胄策四十載之茂勳方其珥筆本  
天通籍金馬啟曲江之譙被宮錦之榮同列者爭躡青瑤  
競擊丹靛而公甫綴鴻鷺卽思桑梓榕城有栖隱之志海

塢多傳經之彥枕蓆六藝悠游十春甘使鄧禹之笑人不  
學顏孫之千祿書以是服公志之澄旣而任郡守歷藩牧  
莅官旬吳駐節章貢練湖濬而三江稔金帶解而二鬴平  
九遷可期萬石奚讓而公讓官之表雅慕叔子爲霖之願  
無媿安石驪駒三唱除書在門鸞鷲一鳴大呂聽律難進  
易退古人是期書以是服公才之大旣而

天子南顧桂管思得蓋臣畀之封圻頌以節鉞於是五稔  
象郡半載胥臺勸宣道濟之沙續著伏波之米練士于瓠  
瓠賦衡于餘旌朝知李晟爲大臣人呼杜詩以慈母而公

乃扁舟載石峻峽投香一篇留誓墓之文三徑種延齡之菊書以是服公之勇於任事而恬於居官今者林泉怡性著述等身爰於暇時撰歸田瑣記八卷郵以見示大約仿唐人之閩書沿宋稗之舊例穿穴百氏剽竊一家闡揚忠貞臚述耆舊小亦足以正淡長之說補華陀之書洵可綱維世風利澤羣彙已公之經濟具見一斑垂諸藝林嘉惠來學書爲韓范之部吏隨籍湜之後塵公諉以校紬付之剞劂所願名山日富春風正長他時撰杖座間親接緒論則是編也爲容齋之初筆浣花之紀年也歟

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業仁和許惇書謹撰

跋

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經有明訓無所謂歸田也然古者出則從政歸卽明農故歸田之賦肇於平子歸田之句著於少陵降至宋人以坡公之名通猶作有田不歸之誓而歐公竟藉以名其書自是始以歸田爲士大夫之美談仕官中人且以爲難能而可貴焉吾師荏林梁公少無宦情通籍後復家居十年始出蘇藩蘇撫任內又兩次以疾引歸可謂難進易退者矣然停書竊讀公所撰著一則曰歸田誰信本無田再則曰歸田何事不真歸但惜無田抑又非

乃知年久高居南浦不但無田可歸直至有家而不能歸  
反覆屢形於吟詠中每令人不忍卒讀然吾師天懷淡定  
安土能敦悖書於嶺西侍公最久竊見公仕學兼優並無  
偏廢如楹聯叢話三管詩話銅鼓聯吟諸刻皆成於簿書  
叢雜之餘卽至梧江防堵戎馬倥傯羽檄交馳中夜數起  
而尙能抽暇初成三國志旁證一書其忙中整暇如此况  
今日之優游田里閉戶著書俗緣不干真想自適者乎此  
吾師歸田瑣記所由作也今秋悖書讀禮山中忽承吾師  
以脫稿寄示自言此書仿歐公歸田錄而成悖書伏讀之

餘竊謂歐書自序成於治平四年其時實尙未歸田歐書  
不過兩卷吾師書雖亦一百一十餘條而益以日記詩數  
十章計分八卷較歐書多至數倍歐書多錄朝廷遺事士  
大夫笑談吾師書亦同其意而考訂詳明包孕繁富中間  
如議馬頭議江口議大錢戒停葬戒厚殮戒錮婢諸條尤  
爲濟時之要務警俗之苦衷可坐而言可起前行則視歐  
書之用心尤有維繫急宜壽諸棗梨公之同好以無負吾  
師一番載筆之勤因殫旬餘日校勘之勞付之手民刊而  
序之工旣告歲復述作者之本意書於冊後俾讀是編者



知吾師出處之大節經世之要務咸備於此庶無負吾師  
寄示之殷懷云爾又聞吾師近方撰師友集若干卷舉數  
十年感恩知己之跡悉以韻語鋪之而復畧敘其生平梗  
概附見其投贈詩文惇書賤名亦幸廁其後行將脫稿成  
書願吾師仍以清本寄示俾得先讀爲快或再與校讎之  
役以忝附大雅之林是尤私衷所忭禱也夫惇書謹跋

歸田瑣記目錄

第一卷

歸田

歸田

七十致仕

容園

文選樓

芍藥

南萬柳堂

兜兜巷

堵江口

論法

宋研

天下太平四字

丙午丁未

禪服

瑛璠

鱒魚

治疝古方

洗目神方

屠蘇酒方

折骨傷方

被毆傷風方

小兒吞鐵物方

治喉驚方

治痰迷譫語方

積受潮濕四肢不仁方

止血補傷方

屏賊盜咒

第二卷

致劉次白撫部書

砲說

家居

誦鑄大錢

鯤鯨

飲量

食量

曼雲先兄家傳

壽序

第三卷

閩蠻互稱

常成二公

張宜劉升道

陳謙

夏得海

循吏

酷吏

颶風

陳嶠

慶城寺碑

高鳳

玉枕蘭亭

五經中式

稽學屢易

荔枝

皂莢樹石榴實

鼓樓漏刻

陳寶百問策

麻沙書板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武夷山志

建陽二寶

承天寺

小李將軍畫卷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

第四卷

黃忠端公

洪文襄公

李文貞公

李文貞公逸事

陳省齋

蕭蛰菴

謝古梅先生

蔡文恭公

張孟詞貢士

鄭蘇年師

福建鼎甲

世進士

兄弟進士

少年科第

世解首

三試巍科

同榜三及弟

會元

宰相尙書

第五卷

鼇拜

鳴禮

隆科多

年羹堯

訥親

胡中藻

和珅

第六卷

文人奇遇

紀文達師

劉文清師

朱文正師

松文清公

讀書

讀儀禮

月令氣候

千字文

上大人

滬瀆唱和詩序

高雨農序

已刻未刻書目

叠韻詩

和卓閣老紀恩詩

楹聯廣話

第七卷

小說

封神傳



三國演義

金聖歎

神木

釣臺詩

首縣

典史

上衙門

清客

酒令

燈謎

近人雜謎

稟賦不同

少食少睡

品茶

品泉

百歲酒

豆腐

厨子

小炒肉

奴僕

縫人

第八卷

北東園日記詩

附和韻

附停葬說

附錮婢說

附厚殮說

附代吉祥說

附復廖尙書魏山長書

歸田瑣記目錄終

歸田瑣記卷一

福州梁章鉅撰

歸田

歸田之入詩莫著於蘇文忠公歸田之名書莫著於歐陽文忠公昔歐公之歸田錄作於致仕居穎之時皆絕朝廷舊事及士大夫諧謔之言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爲法而國史補自序謂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薄則去之絕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蓋二書體例相出入說者又謂李書爲續劉餗小說而作大抵

古人著述各有所本雖小說家亦然要足資考據備勸懲  
砭俗情助談劇故雖歷千百年而莫之或廢也余於道光  
壬辰引疾解組雖歸田而實無田越四年奉

命復出又七年復以疾引退則不但無田可歸竟至有  
家而不能歸回首雙塔三山如同天上因僑居浦城養疴  
無事就近所聞見鋪叙成書質實言之亦竊名爲歸田瑣  
記云爾時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書於浦城北東園之池上  
草堂

歸舟

道光辛丑秋七月由粵西量移蘇撫受篆甫十日卽赴上海防堵兼攝督篆未幾奉

命回蘇州辦理糧臺時揚威將軍駐兵蘇州徵發調遣事極繁重余晝理簡書夜出巡城廂內外甫匝月而舊患眩暈之疾復作十月廿八日接見僚屬之頃忽撲地幾不起卽於十一月初二日專摺奏明乞假調理一面將撫篆送與程晴峯方伯接護踰月復奏請開缺調理遂於此年正月月中旬奉到

諭旨准其開缺調理於正月下旬移居滄浪亭行館二月

初旬買舟挈家旋里甫登舟之夜半忽聞浙東啖夷猖獗揚威將軍由紹興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土寇乘機劫奪行旅斷絕急報再至遂與逢兒恭兒商定天未明卽回舟北上以避其氛二月十七日渡揚子江抵邗上沿途官吏毫無見聞舟泊鈔關半日而楊竹圃方伯黃謝棊石觀察學崇飛輿來接晤談至上燭而去楊係親家謝係同年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蓋至此始愈信宦場之無味矣

七十致仕

古人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蓋一人之聰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無不竭之勢倘此三十年中無所表見施爲則此後更有何所望若今人未及四十早入仕途則致仕之期卽不必以七十爲限昔人所譏突而弁兮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尙爾金紫之班而必至日暮途遠夜行不休前瞻後顧無所棲泊亦太可憐乎故余兩次引歸皆未及懸車之歲昔通鑑目錄引韋世康之言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老有疾便辭憶余前居福州時嘗取此十六字鐫一小印程



梓庭督部祖洛甚喜之今則距懸車之期只有二年而尙有議余不應遽退者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義及仕止之恒規而一按之也

容園

初到揚州居旅店中湫隘囂塵不可言狀州縣官以六塊鋪墊兩合紗燈了之而已既思故友張建亭觀察家極寬做雖甫遭八人之厄而餘宅尙多姑令逢兒往探之則觀察之子松厓郡丞適來甚有樂爲居停之意因挈家移住其中宅中亭館一空主人眷屬移居前院正屋而臨池

十餘間尙在因與主人分前後院而居適儀徵阮雲臺師  
相先來視余徘徊瞻眺間語余曰此名容園爲吾揚州園  
亭第一所此池寬廣亦合郡所無本江皖香中丞之舊宅  
余初以少賤不得其門而入及爲張觀察所得又以素無  
謀面之雅裹足不前今聞足下寓此樂得藉開眼福雖殘  
燬之後尙可曠觀且頽垣碎礫之間尙有數十本牡丹盛  
開足供詩料矣時余尙未搆謁師宅因問吾師府中之園  
如何師笑曰我本無買園之力卽有資亦斷不買園揚州  
仕宦人家無不有園者郡人卽以其姓名之如張姓則呼

爲張園李姓則呼爲李園若我有園則亦必被呼爲阮園  
是誠不可以已乎因一笑而去

### 文選樓

揚州有文選樓文選巷之名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羅  
願鄂州集乃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  
之非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也儀徵師宅卽文選巷舊址嘉  
慶十年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樓上祀隋祕書  
監曹憲以愔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  
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

許淹配之吾師撰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余素仰樓名初謁師宅卽擬登樓以慰夙願而不知樓實在家廟之西與吾師宅尙隔一街也一日師折柬召余飲且傳諭曰席設文選樓余爲之狂喜吾師所藏鐘鼎古器悉庋於此是日卽飲於樓下縱觀之時無雜客而錢梅溪適至因同入座師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人間此會能有幾回不可無以紀之也時梅溪八十四吾師七十九歲余年最少而獨居首坐甚以爲愧乃踰日而朱蘭坡至卽留余寓園中又數日而王子卿亦至子

卿亦八十四歲蘭坡七十五歲吾師方欲團爲五老會而  
暎船警報日迫吾師已往南萬柳堂梅溪蘭坡均各回蕪  
余不得已亦挈眷匆匆渡江南返回憶文選樓之會竟可  
一而不可再吾師若預知其幾者不禁黯然也

芍藥

揚州黃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嘗招余陪阮儀徵師賞之  
吾師以腳疾不便於行端坐亭中遙望之余與右原則徧  
履花畦真如入眾香國矣園丁導余觀新綻之金帶圍蓋  
千萬朵中一朵而已余自詫眼福並語右原曰吾師與余

皆已退居林下此花之祥實惟園主人專之矣故余詩結語云難得主人初日學定教金帶擅奇祥師和余韻云謝公應爲蒼生起花主人應亦兆祥蓋爲周旋賓主起見而朱蘭坡和詩云試看黃黃金帶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錢梅溪和詩云料得主人應似客故教金帶早呈祥則亦專歸美於園主人也吾師望余復起頗切故余疊韻詩云生怕山前泉水濁隨緣止止卽延祥實答吾師詩意

南萬柳堂

邵伯湖之北數十里有儀徵師別墅在冰中央四圍種柳

數萬株每歲長夏必於此避暑自題爲南萬柳堂以別於京師之萬柳堂也繪圖作詩者屢矣近復得清湘子畫片作爲南萬柳堂第四圖以新卷命余首題余謹次自題韻成七律二首吾師甚稱賞之爲附刻於擘經室續詩中詩云天然一幅水村圖眼福欣當寄廡初問字忽逢苦瓜畫清湘子亦自號苦瓜和尚流便想坐茅漁北來戢戢投林鳥時避海氣者多下宅東望茫茫縱壑魚安得牽船隨杖屨太平鄉裡補三邗上餘太平鄉爲柳堂八景之一若個將身入畫圖每逢佳處警吾愚白鷗敢作誰馴想黃鳥眞知所止隅黃鳥隅亦柳堂八景之一南北平分萬

楊柳主賓晤對幾桑榆鑑湖底似珠湖好卅六陂前卅二  
湖朱蘭坡謂余曰我適晤閣老極折服此詩謂次韻之作  
能如無縫天衣自非老手莫辦並命我亦效顰我謂此詩  
選辭沈着託興遙深已如崔顥題詩在上頭繼聲者必難  
見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閣老亦以爲知言

兜兜巷

在揚州日間與錢梅溪談邗江故事梅溪曰余近寓居之  
西俗呼兜兜巷此名頗雅不知始於何年可入詩否余記  
得柳南隨筆中有此事一時不能口述歸而檢書始得之



王漁洋爲揚州司李時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三字遣  
彼喚主肆者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  
來之意漁洋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路徑  
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爲業而門面又相似故  
行人多歧悞焉有作寄江南詞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揚州  
好年少記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婦人小巷入兜兜曾是  
十年留次日以此語儀徵師師爲之解頤曰我數十年老  
揚州今日始聞所未聞也

堵江口

余僑寓邗江無所事事然日間海上警報惄然憂之當官

者惟但雲湖都轉

明倫

時從余講求此事余曰夷情如此

猖獗難保其不犯長江則瓜洲一帶口門不可不預爲之計都轉問計將安出余曰揚州本富盛之區尙可有爲足下所筭度支亦儘可挹注此地若無以禦之則他處更將束手矣今大江兩岸口裡滿號之漕艘不下千百隻似可預先調齊橫塞江口以鐵索聯爲巨柵每船中預伏數兵安設鎗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之再招集捆鹽人夫一二千名各予器械船隻使之并力堵禦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以廢艘爲前茅以捫徙爲後勁四十里外有此兩層  
扼隘啖夷雖猛恐亦不能飛來矣都轉聞之極爲動念正  
在籌畫間而焦山口早望見夷帆夷兵倏陷鎮江卽回指  
金陵不數日和議已成此事遂止余嘗爲都轉題雪舟籌  
海畫卷第四首之末云時君已晉秩雄總度支府軍儲堪  
挹注煮海本利溥通才得藉手長袖乃善舞

上紆宵旰勤下壯風聲樹  
候艘柵可資捫徙勇足賈仍願  
備不虞芻蕘幸俯取阮雲臺師謂此崇論宏議不當僅以  
詩論也

謚法

在揚州日偶與楊竹圃方伯林岫瞻比部揚祖談及吾聞

省運之衰因歷考

國朝吾聞百餘年來文臣得謚者僅五人一爲南安洪文

襄公一爲安溪李文貞公一爲漳浦蔡文勤公及其從子

文恭公一爲侯官陳忠毅公丹赤蓋自嘉慶六年蔡文恭

公之後無一人再膺斯典者若武臣則指不勝屈矣有一

家而得謚者如平和海澄公黃忠恪王格及子忠勇公芳

度從子忠襄公芳世襄愨公芳泰孫溫簡公應續異數殊

榮實古今所希有此外如晉江靖海侯施襄壯公珣及子

提督勇果公世驃提督藍襄毅公廷珍及族子襄毅公元

枚總兵朱忠壯公天貴而同安提督黃恪慎公有才林温

僖公君隕胡勤慤公貴李忠毅公長庚邱剛勇公良功總

兵胡武壯公振聲數十年中同縣凡六人得謚亦盛事也

按記此後數日接閱邸抄恭悉松江提督陳化成蒙

賜謚忠愍亦同安人辛丑秋曾與余在吳淞其事三閱月

宋研

吾聞宋研最多余齋中卽有數方所見於友人齋頭者亦

不一而足韻石齋筆談云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貢研載以自隨斯時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舳艫往往飄沒研之淪於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蜃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者常估於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研文頗珍重許曰此研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卽攜宋貢研二十方過姑蘇文見大駭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後許攜三十方客於金陵士大夫競買之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

於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但高宗所攜而已近於揚州購得吾鄉鄭漁仲先生研底鐫夾漈草堂四字左邊有紀文達師銘云惟其書之傳乃傳其研鬱陶乎余心匪物之玩右邊有邵閩谷齊然銘云曉嵐受

詔續通志漫士先生以夾漈舊研贈之閩谷居士爲之銘曰墨繡珠玑闕人幾觚稜刃缺字不毀夾漈有靈式憑此六百年後待吾子時乾隆丁亥正月按此表文達公所遺吾師紀文達公物余童時似在里中見之未知卽此研否

又不知何緣轉入江南也

天下太平四字

聞阮雲臺師在相位時每於歲除前用松江花絹方箋篆書天下太平字如秦漢瓦當體分貽知好潘芝軒閣老以四字所出問翰林諸公皆不能對師曰此五經中句耳閣老乃分屬軍機章京數人各檢一經始知出仲尼燕居篇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按四字見經僅此其見於周秦間書者鄧析子轉辭篇聖人寂然無鞭扑之形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



給人足天下太平呂氏春秋仲夏紀天下太平萬物安寧  
韓非子忠孝篇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  
之民不可以刑禁也其見於漢人箋注者詩維天之命序  
太平告文王也鄭君云今天下太平矣故承其意而告之  
公羊傳麟宥王者則至何休云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  
然後乃至其見於史部者史記夏本紀禹告成功於天下  
天下於是太平治其見於雜子書者白虎通天下太平符  
瑞來至又藝文類聚引孫氏瑞應圖一角獸者天下太平  
則至又引中興徵祥說天下太平則騶虞見此外專用太

平二字者則悉數難終矣余以壬寅春引疾解組以海氛  
方惡避居揚州適吾師亦書此四字見賜記予以心太平  
齋屬伊墨卿書額翁覃溪師見而訝之謂予曰昔陸放翁  
以心太平自額所居人皆謂取黃庭經語然古本黃庭經  
是閒暇無事修太平陸改脩爲心蓋當南渡之餘日切中  
原之望吾子何取乎爾回憶此語已隔三十年今雲臺師  
之書此也年已七十有九而余亦六十有八若曰竊願我  
師弟以餘年長享太平之福而已因裝爲橫幅而紀其前  
後情事如有俾觀者有所考焉

丙午丁未

曠夷滋事之初民間謠言紛起有寅虎之年定干戈語果  
於壬寅夏杪撤兵余寓揚州時和議尙未成警報踵至有  
術士昌言揚城只有虛驚必無大變然不免破財余親聆  
其說惟微言甲辰年有厄咎徵尤在北方然甲辰年自京  
師洎各直省並無事端惟春初東河大工垂成復決耳又  
言丙午丁未兩年兵象尤著衆以爲時尙遠姑妄聽之而  
已按陽九百六元二之說自漢以來卽有之而丙午丁未  
爲國家厄會則其說實倡自宋人宋淳祐中柴望撰丙丁

龜鑑廿卷見文獻通考後有元人明人各爲續錄一卷則  
不著姓名按柴望江山人紹熙開由太學上舍除中書因  
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食上七曆撫秦莊襄王以後至  
晉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變後  
元人續記宋眞宗景德三年至理宗淳祐七年值丙午丁  
未者五又明人續記元成宗大德十年至順帝至正二十  
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二亦各舉時事以實之其元人續錄  
序引陰陽書曰丙午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  
有悔也又曰丙祿在巳午爲刃煞丁祿居午未爲刃煞則

亦不過術數家言余生也晚回數六十年前丙午丁未間  
余方十二三歲然時已梗阻廈門值林爽文之變留滯年  
餘始得歸里亦不可謂非一咎徵然國家敬天勤民無時  
可懈豈待六十年一逢厄會始議修省且史傳所載亂多  
治少不必盡係丙丁則其說盡可存而不論特不可不使  
人知此說而以人勝天之理則存乎人而已

禫服

在揚州口有廣西舊屬某州判來謁自言丁本生父憂服  
甫闋將仍還廣西余順口問曰禫服亦已滿乎某茫然不

知所應蓋實不知期服之亦有禫也余曰君殆只知三年之喪有禫而不知期之喪古亦有禫只知二十五月之喪爲三年而不知十五月之喪古亦爲三年也時客中無書只手錄有孔巽軒先生禮說一條遂檢示之孔云喪服小記稱爲父母妻長子禫據禮妻爲夫臣爲君亦禫記無文者三年之喪必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通謂期有禫者也爲父母禫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然爲長子禫蓋庶子爲其長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爲長子三

年猶當有禮或疑不杖期並無禫非也雜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亦通稱三年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前後已涉三年也春秋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子墨子曰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後子者爲父後之子卽長子也是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月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

瑱璠

瑱璠二字見左傳定五年陽虎將以瑱璠斂注云瑱璠美

玉疏云一玉名疏必云此者因二字皆玉旁恐讀者誤爲  
二玉耳既是一玉名則二字自不宜倒用說文璠字注云  
璠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璠璠遠而望之奩若也近而  
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璠字注則但云璠璠也  
余由吳中引疾歸寄居揚州客有以詩贈行者句云濟時  
今柱石比德古璠璠余面告之曰詩句甚好非所克當惟  
以璠璠押韻尙宜酌改耳客艷然曰璠璠璠璠惟所用之  
左傳雖云璠璠而孔子之語則明曰璠璠杜詩高價越璠  
璠蘇詩清廟陳璠璠古大家皆如此押韻然則皆非歟余



曰孔子之語本是璵璠明見說文今引孔子語者或誤作璠璵耳不得以誤者爲據而以不誤者爲非也三國魏志鍾繇傳云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綵楚之和璞潘尼贈陸機詩云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璵璠皆尙不誤至唐以後始有誤沿作璠璵者實不可不辨耳

鮪魚

居揚州日偶以江鮪二尾獻阮雲臺師師以手束報之曰此鮪魚卽爾雅之鮪當鮪曾考之否余行篋無書以屬黃石原比部石原作鮪說甚詳按鮪或作鮪通作時見韻

會爾雅鮓當鮓注海魚也似鰻而大鱗肥美多鯁或作鱠惟類篇言其出有時  
音囚似鰻而大鱗肥美多鯁或作鱠惟類篇言其出有時  
故名鮓正韻言似鮓肥美江東四月有之然吾閩秋冬間  
亦有之則其出有時之說不盡然也廣西梧州亦有之名  
三黎魚又呼三來魚蓋一音之轉其味稍減此本海魚得  
江水蕩滌之其味愈美故以出揚子江者爲佳余守荊州  
過嚴州皆得食之昔人謂荊州有鮓主起刀兵不宜食余  
以八月食鮓次年五月升任去荆毫無他警則前說亦不  
盡然也此皆右原說中所未及者故附記之

治痲古方

僑寓邗江居停主人有患痲疾者甚苦憶余在清江浦時亦犯此證有客教以荔支核煎湯服之遂愈因以此方授之殊未見效一日偶翻舊書中夾有一紙條云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忽得癩痲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服葉珠卽薏苡仁也法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入水煮爛放沙盆內研成膏每日用無灰酒調服二錢卽消沙隨先正亦患此證辛以此方授之亦一服而愈按此一段忘卻在何書鈔來因卽以此原紙授居停主人如法製服五日

而霍愈古方之有用如此因急筆記之

洗眼神方

暗室燈

書載

一洗眼神方云山西太原守藥景錫失明十

九年忽有神人傳一靈方用厚朴五分清水一碗煎至五

分洗之即愈復爲山東萊州守未洗之先須齋戒沐浴將

洗之際須迎日光焚香一日三次其方已傳七代治好者

指不勝屈其方簡便易行必有益也日期爲正月初三日

二月初六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初五日五月初五日六月

初四日七月初二日八月初九日九月初十日十月初三

日十一月初四日十二月初四日

屠蘇酒方

或問屠蘇酒之義記得七修類稿中有之屠蘇本古庵名當從广字頭廣雅釋庵作屠蘇二字孫思邈特書此二字於已庵集韻云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亦作屠蘇今人因思邈庵中出辟疫之藥遂有屠絕鬼氣蘇醒之魂之說可笑也嘗憶得三因方上有此藥酒用大黃配以椒桂蓋孫思邈出庵中之藥與人作酒因遂名爲屠蘇酒耳其方爲大黃桔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

兩二錢各爲末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  
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  
從少起多少任意

一方加防  
風一兩

### 折骨傷方

紀文達師曰交河黃俊生言折骨傷者以開通元寶錢燒  
而醋淬研爲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爲圈周束折處  
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  
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  
到筋骨間也惟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

曰定州人崔務陞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後因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被毆傷風方

紀文達師又曰凡被毆後以傷風致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嘗刊一秘方云以荆芥黃蠟魚鱉三味魚鱉炒黃色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椀重湯煮一柱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內不得食雞肉耳此一方可活二命須廣布之

小兒吞鐵物方

澆浦蔡文恭公嘗語人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屢經奪俸  
惟二事得校書之力吾一幼孫偶誤吞鐵釘醫家以樸硝  
等藥攻之不下日漸危瘡後因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  
鐵物方云剝新炭皮研爲末調粥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  
方試之果炭屑裹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益也

治喉鷺方

黃鸞青曰族兄秋坪室錢氏素患喉鷺喉鷺者喉間起疱  
腫痛甚者兩兩脹塞名爲雙鷺勺水不能下咽治稍稽緩



呼吸氣閉往往致斃錢所患類是屢治屢發恒苦之秋梓嘗自粵東歸於江山舟次聞同舟人有譚奇証及治喉驚方者云斷燈草數莖纏指甲就火薰灼俟黃燥將二物研細更用火逼壁虱即臭蟲十箇一并搗入爲末以銀管向所患處吹之極有神效因關心而默記焉及歸錢恙復發較前尤劇醫者束手憶及舟次所聞之方亟依法製治數吹後則雙疤忽潰嘔吐膿痰盪許旋即平復嗣是遂不復發秋坪歎爲神效真不啻仙方云按指甲燈草本喉症應用之品至合壁虱爲三味則古方所未有不知所述者從何

處得來耳 又喉間方覺脹滿起疱者急以食鹽自搓手  
掌心鹽乾復易新鹽搓之數刻卽消此亦極簡便之方而  
極有效曾屢經試驗者也

治痰迷譫語方

李葛峯太守

景暉

曰凡譫語者皆心爲痰所搖應用鮮猪

心一具將長砂一錢甘遂二錢合研爲末藏猪心中外用  
牛糞煨熟取出藥末和作兩丸再將猪心煮汁和丸吞下  
卽愈時蘇州有人患痰迷病服此方而愈李所目擊故轉  
以告余因記之

治積受潮溼四肢不仁方

歌訣云十大功勞三兩重八棱藤根五錢輕淫羊藿與干  
年健紅花當歸五加皮陳皮六味俱三錢一共八味煎濃  
汁配入陳燒四斤足再加無灰酒十斤封壇七月隨量飲  
一月之後見奇功此方係揚州異人所傳聞葉筠潭方伯  
服之有效

止血補傷方

姚伯昂總憲竹葉亭雜記曰余姪婿張子畏太守寅官農  
部時赴

圓明園畫稿車覆輿夫爲輪所壓傷兩腎子俱出以爲無  
救也余適在朝房以語申鏡汀前輩申亟錄一方見示且  
言昔親見兩舟子持篙相鬥篙刺額角而穿以此藥敷治  
之而愈其藥止痛止血且不必避風余急照方配藥令輿  
夫敷之半月而愈復以治刀箭馬踢跌傷無不驗其方用  
生白附子十二兩白芷天麻生南星防風羌活各一兩各  
研極細末就破處敷上傷重者用黃酒浸服數錢青腫者  
水調敷上一切破爛皆可敷之卽愈地方官若能於平時  
預製以治鬥毆傷可活兩命價不昂而藥易得亦莫便之

陰功也

屏賊盜咒

伯昂總憲又曰山東李鼎和傳得屏盜賊咒語羈旅路宿頗可預防咒云七七四十九盜賊滿處走伽籃把住門處處不着手童七童七奈若何於清晨日出時向東方默念四十九徧勿令雞犬婦女見之

歸田瑣記卷一終

歸田瑣記卷二

福州梁章鉅撰

致劉次白撫部

鴻朝書

道光壬寅春初引疾得請於秋仲歸抵浦城有致劉次白撫部一函語頗切直而有關係非同尋常尺素書也因附錄於此云某自引疾得請後應卽旋閩因倣裝之頃忽聞浙東喫夷猖獗大帥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秀民乘機劫斂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暫至揚州避之嗣因揚城警報踵至探知夷踪已迫焦山口復踉蹌挈家於六月初

渡江時京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鋒鏑中奪路而出甫  
過丹陽卽聞鎮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  
帶兵大帥齊禮堂參贊嶺北來救援某與參贊會爲甘隴  
同寅承其沿途擁護星夜趨馳得以安抵蘇州復連夜乘  
潮至富陽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江南大吏以千  
萬金錢與暎夷議和許其於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  
立馬頭互市業經奏准嗚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  
之計惟我

皇上如天之德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羣吏所請

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含生負氣之倫無不感頌

皇仁而咨嗟太息於臣工措理之失當也七月初至浦城  
本擬卽日買舟順流歸里忽聞暎夷復欲在福州添設一  
馬頭執事已爲據情奏請不勝駭愕且聞省垣紳戶紛紛  
各爲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此事已奉  
中旨再三駁飭仰見

聖明覆載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濱海臣庶均各安耕  
鑿於

堯天舜日之中爲之額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事以此



事頂奏求順夷情則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

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權史傳中屢有之合此之請添馬頭乃執事之拂民情以順夷情果何說以處此民爲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順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以富強論福建不能勝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江南之上海

浙江之寧波福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爲番舶交易之區而福州則從開國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亘古未聞之事而爲恭奉外夷之故強率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寧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計民生政體均所未安此又何說以處之况中原濱海各省不一而足尙該夷援福州之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索錦州馬頭則概將惟命是聽乎况外番如暎夷者亦不一而足尙各外番並援暎夷之例亦於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則又將惟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門大海尙有

百十里之遙蘇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龔緒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各省會分設馬頭又何詞以拒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

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餒視十年前更甚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況犬羊之無厭乎此局果成其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邀

俞旨下治輿情使暎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自當帖然聽命甚不願後日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敢拜下風伏惟垂鑒幸甚 按是時吾閩怡悅

亭督部方巡臺灣遠在海外省中事務統歸次白撫部主持余在江蘇藩任時次白爲太湖同知曾以濟河便民薦舉加知府銜次年復以

計典卓薦擢守徐州洊至開府以余爲舉主執弟子禮頗恭故余不懼傾倒言之次白雖不以爲忤而迄不能見諸施行頃聞嘆夷竟相挈入省城與大小官吏相通謁且佔住烏石山上之積翠寺設牙旗鼓角民間驚擾官吏不知所爲至是始追咎於始謀之不臧而不幸余言之中也悔何及矣

砲說

暎夷之滋擾羊城也余適在西省梧州帶兵防堵前後選  
運大砲自三千觔至八百觔不等凡四十座解往廣州協  
濟皆經奏明令事平仍運還各處嗣聞或失於賊或沈於  
海無一座還西者既量移蘇撫復在上海防堵嘗與陳蓮  
峯提戎並騎由吳淞海岸一帶查演各砲大小不下百十  
座又在上海城中親督局員開鑄新砲亦不下數十座次  
年暎夷長驅直入城內外各砲盡歸烏有議者遂謂中土  
之砲遠不敵暎夷之砲此非探本之言也夷船之先聲奪

人者莫如桅頂之飛砲廈門及寶山之陷皆由於此其火光迸射縱橫一二丈恃以攻敵則不足用以驚敵則有餘故統軍者驚奔而衆無不潰矣此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今日軍中前坐此病則又何我砲彼砲之分乎自軍興以來各省所鑄大砲不下二千座虎門廈門定海鎮海寶山鎮江之陷每省失砲約四百餘座其爲夷船所得者約千五六百座廈門之戰我軍開砲二百餘僅一砲中其火藥艙大艘轟裂沉海夷船遂退是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定海之戰葛總兵開砲數日僅一次擊中其火輪頭桅卽

欵側退竄是亦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但使砲發能中則我砲亦足破夷如發而不中卽夷砲亦成虛器夷艘及火輪船多不過數十大小杉板船亦不過數十但使我軍開數百砲內有數十砲命中卽可傷其數十船沈一船可殲數十人壞一船可傷數十人尙何夷砲之足畏如發而不中則虎門所購夷砲二百座其大有至九千觔者何以一船未傷一砲未中是知砲不在大亦不在多並不在專仿洋砲之式也或謂砲之能中專在準頭兼由地勢余謂此亦非確論陸戰之砲須定準頭而水面之船則無定勢



昔人所謂以呆砲擊活船何能必中地勢之說似矣然余  
曾親登寶山砲臺正當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既無突  
出水面之危又無四面受敵之慮嘗與蓮峯提戎坐談半  
晌深歎昔人相度之善克成天險之形似他處砲臺更無  
如此之得地勢者而虛砲一轟全軍皆潰又何說乎故曰  
兵無常形地無常勢果能衆志成城則又何砲之不可用  
乎辭官歸里後有詢問夷情者率以畏砲爲言因撫所知  
告之

家居

古人家居每相戒不入州府。當官枉顧者必閉門不納。此  
高人退士所尚。若曾任顯職者則不盡然。居是邦而事賢  
友仁。就高年而采風。問俗於禮原。不禁往來也。惟余前後  
兩次皆以引疾假歸。疾雖少間亦未便輕出。酬應諸大吏  
有辱駕問訊者無不款接而從不敢登門謝步。但走伴以  
一刺相報而已。戚好中尋常慶賀亦一概不行。惟偶有以  
酒食相召者則無不往。應人多嗤之以爲旣省往來而復  
赴飲。召何以爲守禮。余笑答之曰。禮時爲大。稱次之余本  
以疾歸。酬應則有勞形之苦。飲醑則收頤養之功於養病。

最宜亦最稱如之何其禁之語所謂暗合道妙者而反以此相詆譏抑何其不諒乎

請鑄大錢

余在廣西巡撫任內曾有請鑄大錢之奏爲戶部議格不行嗣由江蘇巡撫任內引疾得請於陳謝摺內復申此說則留中未發比年於邸報中知某御史亦有以此事陳請者大約亦必被部駁不行韓詩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媢媵者蓋不自今日始也今年回福州廖儀卿觀察鴻藻亦主此議知余已經入

告索閱舊稿因並錄前後二稿示之近日復讀吾鄉許畫

山

作屏

青陽堂文集巾亦有請鑄大錢一疏稿畫山官職

非可奏事當是爲某大僚所擬或僅存其說而未發或已  
經奏入而未行均不可知其疏後所擬十款則皆切實可  
行有輔余前稿所未及者急備錄之以待施行者採擇焉  
一曰嚴收銅收銅之法不在嚴刑而在重價今各直省  
州縣軍民人等按東西南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時交銅  
除佛像不毀外一切紅銅器具盡行交官官照庫秤設秤  
二面委就近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監督妥書眼同該花

戶當堂稱准隨卽散給領價執照每觔給銀六兩照內將銅觔銀數開載分明期以第三年仍按方按時赴官支領如有不肖官吏抑勒銅觔尅減銀價許該交銅各花戶赴就近道府衙門呈控審實按贓依枉法科罪交銅之後各花戶倘尙有不實不盡者限一年內許陸續呈繳一年以外州縣官率同所屬吏目巡檢典史等員仍按東南西北四鄉依春夏秋冬四時分路嚴查如有隱匿紅銅一觔以下者罪杖一百一觔以上者罪滿流十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提銅首報一家藏匿紅銅十觔以上者審實官

給首報人賞銀二十兩五觔以上者給首報人賞銀十兩如虛子杖八十銅收盡後由該州縣運送各該省藩庫存貯運費每銅觔在藩庫領腳費銀五分似此既以重價鼓舞之於前復立嚴刑督責之於後天下紅銅自然盡歸於官矣 二曰嚴採銅採銅之法令天下凡採紅銅之山由督撫轉委道府六員監採如有透漏銅觔者本犯按數科罪一觔以下者杖一百一觔以上者滿流五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十觔以上者絞監候監採道府訊不知情依失察從重議處如或知情故縱革職或通同舞弊分贓計贓

准在法論罪停採之時嚴行封閉請專設守鑛官一員以  
正八品佐貳等官主之就近建置衙署以便巡查倘有奸  
徒私行盜採者准透漏銅觔律論罪守鑛官論罪亦與監  
採之道府同緣民間紅銅現存較少誠恐不足以供鼓鑄  
之用故須隨時開採以廣財源也 三曰精選銅選銅之  
法請專用紅銅我

明五代之錢惟雍正錢間有用紅銅者然多經私毀改造  
銅器民間現存者百不得一餘順治康熙乾隆嘉慶並前  
代偶存古錢皆係白銅與紅銅銅色迥別奸民卽欲毀小

爲大希圖重利而劑色不同無能參亂此專用紅銅所以絕盜鑄禍本也 四曰妙給價給價之法每銅觔既定給銀六兩如必關支

國帑則數無慮千萬一時斷難應給今定以交銅之第三年正月令各直省藩司將各州縣所解到銅觔開局鼓鑄先鑄當千大錢及當五百大錢當千者作銀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每花戶交銅一觔給當千者三枚計作銀三兩又給當五百者六枚計作銀三兩共合銀六兩似此以民之利還之於民民間輸銅一觔卽得銀六兩不須損上



自然益下此所謂藏富於民者也 五曰擅贏餘贏餘之  
法每銅一觔可鑄當干大錢八枚作銀八兩除鼓鑄工料  
之費每銅觔去銀四錢又除州縣運銅腳費每銅觔去銀  
五分運錢腳費每銅觔去銀五分共去銀五錢實存銀七  
兩五錢今以六兩給花戶作銅價計每銅觔淨餘銀一兩  
五錢通計各直省共一千三百餘州縣每州縣通算約三  
萬家家輸紅銅約五觔每縣可得銅十五萬觔各直省通  
算約可得銅一萬九千五百萬觔每銅觔餘銀一兩五錢  
通算約得銀二萬九千二百五十萬且隨時開採每得銅

一、劬除鑄費運費鼓鑄各等費總可淨餘銀六兩有零此則不資之富取之無窮不須損下自然益上是又所謂藏富於君者也。六曰精鼓鑄鼓鑄之法當于大錢陽文右曰當千左曰重二兩陰文曰嘉慶通寶當五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五百左曰重一兩當三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三百左曰重六錢當二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二百左曰重四錢當百大錢陽文右曰當百左曰重二錢陰文皆同皆用漢文楷書以便民間別識由戶部先精製錢樣頒發各直省省立一局委道員監鑄銅劑首要潔淨鼓鑄必極精緻輪

郭必要分明肉好亦要均得倘有雜和鉛錫及鑄不精工等情弊將該監鑄之員嚴審定擬果有侵蝕銅筋照壞亂錢法罪絞監候 七日審銖兩銖兩之法每銅筋鑄當千大錢三枚枚重二兩計三枚共重六兩鑄當五百大錢四枚枚重一兩計四枚共重四兩鑄當三百大錢四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二百大錢六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百大錢六枚枚重二錢計六枚共重一兩二錢每銅一筋共鑄五品錢二十三枚共重十六兩似此大小輕重各依其直折半遞減奸民卽欲

燬小爲大竊取厚利而銖兩適合並無盈餘無可爲利益  
鑄之源不禁又絕矣 八曰禁剪鑿剪鑿之禁依古有之  
今令如有剪鑿輪郭而損缺者或有盜磨錢質而取鉛者  
重不如其文皆廢勿用其敢於作奸損壞之人准左右隣  
及地保族屬人等舉首審實賞舉首人當千大錢五十枚  
作奸損壞人准盜鑄律論罪 九曰廣流通流通之法令  
當千大錢作紋銀庫平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當三百  
者作銀三錢當二百者作銀二錢當百者作銀一錢其奇  
零小用仍照現在當一制錢以便行使凡民間交易皆准

此定價永遠遵行並農民完糧商人納課俱准作銀照數  
輸將其有牙行市僧敢於把持阻者一經發覺照違制  
律從重發近邊充軍 十日慎示信示信之法於未收銅  
之先由戶部刊刻頒發各直省告示令民間除佛像不毀  
外凡一切紅銅器具盡行呈繳按東南西北四鄉分春夏  
秋冬四季該花戶親自賣銅赴各州縣衙門眼同官胥稱  
淮州縣官每日委吏目典史等官督同當堂上兌兌明隨  
給各花戶領價印照每銅觔給價紋銀六兩將銅觔銀數  
開載分明期以交銅之第三年仍按春夏秋冬赴官領價

倘該管官吏有抑勒銅觔尅減銀數等情許該花戶赴就近道府衙門喊告該道府卽行嚴訊審實按數以枉法贓論罪軍民人等如有呈繳未盡者准一年內續交一年以外該州縣官及所屬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分路親赴嚴查倘花戶等敢於隱匿不繳者查出每銅一觔以下者予杖責一觔以上者滿流十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持銅呈首者酌量銅觔多少官予賞銀此戶部刊刻頒布收銅給價之明示也此示只明告以交銅之利匿銅之罪不必令民間預知將以更鑄大錢以防匿銅不交之虞俟銅

勸收清之後於第三年春初再由戶部刊刻頒布各直省  
改鑄大錢告示凡新收紅銅精選潔淨令各直省巡撫委  
道員就省開局鼓鑄當千大錢枚重庫平二兩作紋庫銀  
一兩當五百大錢枚重一兩作銀五錢當三百大錢枚重  
六錢作銀三錢當二百大錢枚重四錢作銀二錢當百大  
錢枚重二錢作銀一錢凡民間交易并完糧納課俱准依  
數作銀作錢兩下行用其奇零小數仍用常行當一制錢  
以便行使自更鑄之後永遠遵行萬年不易倘有牙行市  
壙膽敢阻抑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仍

將錢樣依式刊示於後注明非真足紅銅及重不如其文者准勿用以防盜鑄雜鉛及剪鑿諸弊此戶部刊刻頒發改鑄錢文永遠遵行之明示也 按余在廣西陳奏此事初奉到

批回交部議奏而部中准駁尙未奉有明文因復私擬一稿以備續陳既奉部行以現在錢法無弊毋庸更張則後稿亦遂束之高閣茲并錄附以示儀卿云伏思錢法爲濟時急需而銅政實爲錢法根本銅之來路不充而日勤鼓鑄之事銅之去路不禁而徒嚴盜鑄之條猶非拔本塞源



之計也夫以甚有用之銅而聽其爲民間私家不急之物  
古人所謂貨惡其棄於地者莫此爲甚大約風氣之華靡  
以漸而開由今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銅之爲用尙少比年  
則銅器充斥而東南數省爲尤甚如一煖手足之鑪雖小  
戶亦家有數具一閨閣之鏡乃徑寬至一二尺重至一二  
十觔一盥盆一炭盆一壺一鑊動重數觔又如大小鉦鏡  
與鼓相配而鳴者爲歲首戲樂之具從前惟富戶乃有之  
近則中小戶亦多有之舉此三數端則其餘可以概見皆  
由豪家相尙踵事增華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而於是省

會之銅器店以百計郡城以數十計縣亦不下數家至坑  
其銅所由來並非經商販運間有以廢銅易錢者亦千百  
中之一二耳然則其銅何自而得乎則皆銷燬制錢而爲  
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見有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錢卽  
乾隆嘉慶錢亦甚寥寥矣非皆燬而爲器之故乎然則居  
今日而議錢法舍禁民間銅器其流不得而塞卽其源無  
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繳甚至不繳則從而搜括之  
則滋擾之弊亦不可不預爲之防且常用之物驟爲厲禁  
亦無以服小民之心竊以爲宜令牧令設局公堂以漸收

買之十里以內限一月十里以外限兩月皆輸繳淨盡每  
觔議定給以價銀若干如是則民不擾而浮議亦不起雖  
然山僻小縣庫中附貯之項皆別有所抵所徵地丁則隨  
徵隨解安得餘銀以爲收銅之資竊又以爲宜從權變通  
准其開常平倉或卽照銀價以穀給民或出糶得錢以給  
之隨時變通民亦可以無擾總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銅旣  
淨遠者或合銷鎔近者或卽以原物徑解省城總局然後  
酌量分別約上等銅若干可鑄當千當五百錢中等銅若  
千可鑄當百當五十錢下等銅若干可鑄當十當五錢不

過數月便可集事但鑄造磨礪必極工緻而米炭工費必照時價給發使鑪匠有以養身家然後行之可久如現在各直省錢局之價尙是照康熙年間舊定者給發其中賄貼太甚則其弊更不可言是亦所當議及者也

鯢鮪

許畫山清陽堂文集中有延師說一首蓋吾鄉近事也說云閩有富室欲延師教子訪之三年矣始得一老宿歲供百金其子業南華者也初授以逍遙遊請曰鯢何魚也師曰小魚也富翁竊聽而笑之越三月業及庚桑楚又請曰

鯢何魚也師曰大魚也富翁大笑曰魚之大小且不能辨也是可與卒業乎辭之去世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如此富翁矣雖老師宿儒曾不能以享百金之食也可慨也夫按畫山之責富翁誠是矣抑其師亦不能無咎焉爾雅釋魚鯢魚子也國語魯語魚禁鯢鮪此鯢爲小魚之說所本也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此鯢爲大魚之說所本也然逍遙遊之鯢明爲大魚庚桑楚之鯢明爲小魚彼老師者獨不顧文而思義乎則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實惟其師當之於富翁何責焉

飲量

蒲城近日風氣遠不如昔不但談藝無人卽豪飲者亦少  
文字飲更不待言求如三十年前祖舫齋師之雅懷雅量  
香不可得舊時門上落落如晨星壬寅秋初寄廡時有黃  
懋昭廣文訓者可稱大戶其時季述堂運副亦相伯仲而  
意專角勝終席叫呶卽其內不足之徵踰年則述堂遠出  
懋昭酒力亦驟退惟季堯文廣文松雲尙堪自張其軍一  
時遂無能出其右者述堂嘗問余服官中外所值酒侶果  
可當大戶者有若干人余曰里居時惟見閩邑令海豐張

曠亭

映斗

者餉客以茶陪飲以火酒兩杯對舉並盡後客

來復然可以終日不倦通藉後則惟同年安化陶文毅公  
飲量食量並洪嘗言火酒或可醉人黃酒自可無量平生  
並不知醉鄉爲何似在安徽藩任時嘗與孫平叔中丞以  
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孫已酩酊而公仍陽陽如平常也述  
堂曰京中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戶可能舉其人否余  
曰此則吾師紀文達公詳言之矣師云酒有別腸信然八  
九十年來余之所聞者以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  
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

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著十餘人次則陳句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駸駸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彌溫克是卽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舉耳拇陣喧呶潑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爲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盆盎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將闌衆皆酩酊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



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  
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  
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  
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  
病余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  
求似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傳  
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佳話如  
此近今則如廣陵散渺不可追矣

食量

相傳

國初徐健菴先生食量最宏在京師數十年無能與之對壘者及解官言歸衆門生醵餞之謂將供一日醉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先生進一觴則亦倒一觴於銅腹以至殺藏羹湯皆然銅腹因滿而倒換者已再而先生健啖自若也乾隆年間首進新建曹文恪公秀先次則達香圃大宗伯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必摺一二疊飽則以次放摺每

賜喫肉准王公大臣各攜一羊腿出率以遺文恪轎箱爲

之滿文恪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則轎箱之肉已盡矣香圃宗伯家甚貧每餐或不能肉食惟買牛肉數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畧煮之而已宗伯人極儒雅惟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邇宗伯每生日餽者頗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爲方塊置大盤中宴坐以手攫啖爲之一快

夏雲先兄家傳

道光甲辰春編刻夏雲先兄秋竹齋詩存九卷既成書僉

謂不可無序余何敢序兒詩顧念兄之行誼惟余知之最  
悉不可以無言因摭拾其事爲家傳一首附焉傳曰公姓  
梁氏初名雷成進士後改今名字育中一字曼雲又字曼  
叔晚號江田伯父茂才叶所公之第三子也叶所公精於  
星命之學於其誕之月前數日語家人曰若生於某日某  
時必非凡格已果應期實乾隆之辛卯年辛卯月己卯日  
丁卯時也幼慮其弱不督之學十齡即可應童試禁弗使  
出而向學益勤光州吳香亭先生來督閩學聞其爲文章  
宗匠鏡欲入試諸季父私縱之出遂得補弟子員嗣丁叶

所公憂三季父岱巖公作令黔中攜與俱往踰年爲甲寅  
間有

恩科遂辭歸與同懷伯兄虛白公及章鉅同舉於鄉是科  
功令新舉人歸督部覆試揭重榜於鼓樓上冠其曹嘉慶  
己未成進士

殿試以十卷頭引

見入翰林是年秋開

實錄館座主大興朱文正公領其事精擇儒臣二十八人  
奏爲纂修公以新庶常獲與茲選前後所僉見也在館日

屢被紗烏瓜果之

賜又內發摺疊扇數十柄

勅館臣之工楷法者分書之公亦在選散館一等

授編修是冬乞假省母座主長沙劉文恪公敦留之不獲  
文恪嘗語人曰梁三品學事事稱吾意惜其不能飲酒無  
以傳吾衣鉢耳雖一時戲語亦足見其契分之深矣歸里  
未數月值滿洲文遠舉少宰督浙學招之人幕時撫浙者  
爲儀徵阮相國皆座主也公往來兩節署請業請益所學  
愈進既又以省母辭歸旋丁內憂以二親未葬又體中多

病遂不復出公幼穎異見解多出人意表六歲學書卽能摹懷仁聖教序叶所公欲令專意楷書授以快雪堂本樂教論學之經年一日瞿然曰此非右軍書也乃舍去泛濫學篆隸而書益工兼精篆刻又旁通繪事偶作寫生花卉以憚南田設色太濃每以淡遠相勝然不多作零縑片楮人皆寶之中年自以生性卞急欲託琴德以自養其天學之輒有得有以古琴一具來售者皆刻光化二年字下有升字抑物主轉以相質公審之知爲唐昭宗年間所製升字或是雷升抑字驗其二三徽吟聲極清長非千年物不

能因囊空不能購鴈之友人以價廉不之貴遂爲俗流所得公惋惜累日作詩閔之鄉里多託其事生平篤於友誼然性落落寡合然不喜與顯者往來里居時與會禹門

春

廖佩香

英

爲貧賤之交二君皆詩人時以唱和相劇切

佩香早卒公爲營墓山中督工四十餘日不倦執杵者皆感激相勸用力事畢題其墓門曰黃壤可憐埋傲骨青山長遣伴吟魂在京師時惟其同年蕭山湯敦甫

金鈞

高郵

王伯申

引之

涿州盧厚山

坤

通州白小山

銘

桐城吳春鑑

虞枚

武威張介侯

勳

爲遺教文字之交歸里後亦斷絕音



問數人中有持節來問者則亦彼此不通一刺足跡不入  
州府有過訪者輒拒不納以此得孤傲名閉戶讀書謝絕  
人事於醫卜堪輿之學靡不窺究自言窮經非力所能確  
考據亦惟所不近惟論史及論詩似別有會心之處故今  
所存詩咏史之作居其半二十許歲時嘗自錄所作古近  
體一帙屬章鉅轉呈同里鄭蘇年先生先生極賞異之詳  
加評論勗之以理性情精學問公爲之心折自是守先生  
之指授終身不忘詩亦日進五十歲外始勒成定本意欲  
託章鉅以傳於世見於自敘中時章鉅方宦遊南北公書

未及達遽歸道山年僅五十有七越十餘年章鉅再歸田  
從福州老屋中檢取遺稿其孤兒乃出秋竹齋吟卷兩帙  
相示則皆公所手錄塗乙之痕滿紙因費旬餘日之力鈔  
一副本而刪其憤懣率易諸篇次爲八卷附以館課試律  
一卷合成兩帙已足以存公之生平然非篤於情復深於  
學者未易覘其底蘊惜蘇年先生不及見其成也因屬其  
門弟子王赤蘭校付梓人以質世之知詩者聞此外雜著  
尙有陳氏古音考訂讀詩考韻新譜四書偶識史漢晉評  
說文小箋難經發明兩漢魏晉宋齊詩式全唐詩隨筆唐

人風格集杜園說杜韓詩細蘇詩鈔以及四書文稿尙不  
下數十卷藏其增何肫邁孝廉家論曰公性孤介寡交游  
薄滋味自言臟腑清虛食愈少而身愈快眠愈少而神愈  
清余常謂公平生有數反家無長物而用財如泥沙不計  
有無至錙銖之人輒相顧動色不苟取下於己者煦煦相  
歡睚卽窮獨孤寡惴然恐不當其意而不喜與權貴豪富  
交稍不稱心卽怒形於色以故人多望而畏之而有時坦  
易之處則又不可測以恒情此其所以雖踐清華而終歸  
窮困也憶余與公同上公車以己未元日過杭州西湖初

游淨慈繼至靈隱公挈余坐冷泉亭上徘徊瞻顧恍有所  
思余欲與公同進寺門促之至再公堅不入余頗訝之歸  
舟中詰其故公曰昔曾夢游一大寺甫至門寺中鐘鼓並  
作有僧衆謹迎曰老和尚歸來矣我曰我尙有未了之事  
此時無暇留此遲三十年可也今日見寺門宛然夢境是  
以不欲入耳然則公前身其僧矣余又烏從而測之

壽序

甲辰中秋接劉次曰撫部來函以余七十壽辰擬欲製一  
序文爲祝旣又思壽序非古尤非所宜於大人先生現在

重編文集僅存祝女壽者數篇其前所存壽序已盡行刪  
去今謹成七言律詩二首奉寄云經濟文章兩不磨八閩  
靈氣拱山河 恩持前後巖疆節惠播東南芟舍歌白首  
高風疏傅少蒼生霖雨謝公多卅年中外勞經畫道履天  
教養太和 廿四中書比昔賢關心民瘼食爲天救荒最  
著江南策達變能歸海上船論報自應仁者壽辭榮早占  
福之全師門此日瞻依近願附耆英拜綺筵按兩律矜鍊  
名貴固是高手然調壽序非古則不盡然自前明以來名  
人文集中此體並未全刪但須擇其有關係者存之卽與

傳記文字無異卽如今秋福州親友公製一序寄祝係王

雁汀太史

慶雲

所撰雖撫部亦極爲擊節此等文自可不朽余亦竊冀附傳豈得以壽文非古概斥之乎附錄於後以質讀者序云今

上卽位二十四年秋七月吾鄉梁直林先生七十誕辰先二年先生由江蘇巡撫乞疾歸寓浦城至是鄉之士大夫謀歸先生而不得則共謀以詩文寄祝而投間於慶雲慶雲固陋何足以述先生顧辱先生知最深不敢以不文辭梁氏出長樂江田自前明以儒世其家至乾隆間始顯先

生由詞垣歷樞禁出典封圻敗歷中外四十年懸車之日  
神明不衰天之篤生老成使享大年受多祉乃出於十五  
世儒冠之家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夫人臣事君大節在進  
退惟大臣尤難其進也委蛇持重度吾身之可以有爲而  
其退也使臣子知有不可苟之祿而終不以遠賢之謗歸  
之朝廷是故進亦所以事君退亦所以事君先生自壬戌  
通籍還家主講席者將十年讀書自娛不及汲汲進取履外  
任不六七年由郡守至方伯

上方嚮用而先生以疾引歸既歸之四年

特旨召授甘肅藩司擢撫廣西調江蘇於是再以疾辭可  
以有爲而後進一不可而遂退夫以先生受主知得行其  
志而猶難進易退如此先生之撫江蘇屬陝夷窺我東南  
先生督師駐上海自吳淞至寶山口斥埃嚴肅其經畫有  
方尤在縱商民海舶入港而不拒以資敵時軍事屬揚威  
將軍先生積憂成疾乃疏請致仕聞先生之將引疾也遇  
所知益劇談當代人物與否泰消長之理一月之間封章  
再

上人莫測所繇疑有所掎擊者久之



中旨未下而先生遂以疾行先生精吏事所至有善政所  
拔薦多偉人宦東南久屢修水利如泖湖練湖吳淞孟瀆  
爲澤甚溥辛卯江淮大水流民塞道先生多方資送留養  
凡活六十餘萬人昔富鄭公在青州活饑民五十萬自言  
勝作二十四考中書先生功德在人於是爲大矣生平無  
他嗜好以著述爲性命強識博聞達於國家掌故其居鄉  
以文獻爲己任於經史皆有撰述尤精文選旁及藝文雜  
記定著若干種文章潤身政事及物惟先生實兼之今大  
江南北隅隅然望先生復出而先生方以疾解竊謂先生

精神強固疾既有廖且惟

上能保全始終使先生得以疾辭則亦惟

上能愈先生之疾而起之先生其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  
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利臟專志積精以適神頤養天  
和相時而動此則都人士所以壽先生之意也

歸田瑣記卷二終